

书林漫步

李纲开启辛派词人“以文为词”先河

□邹自振

长期以来,学术界只将李纲列为政治家、民族英雄,而忽视其作为文学家的杰出成就。其实,李纲的诗词、散文、骈赋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爱国词、咏史词为抗金救国而呼号,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其词集叙事性与议论性相结合,与同时代的词人张元幹等,直接开启了以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爱国词人“以文为词”的滥觞与先河。

李纲(1083—1140年),字伯纪,一字天纪,福建邵武人。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宣和七年(1125年)任太常少卿。时金兵入侵,李纲刺臂血上疏,请徽宗传太子,以号召天下。钦宗即位,李纲力主抗战,除尚书右丞兼亲政行营使,指挥汴京保卫战,逼使金兵退去,汴京解围。旋率兵援救太原,兵败,以“专主战议”被谪。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积极备战,为相仅75日而被罢职。绍兴后历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卒谥忠定。著有《梁溪集》一百八十卷、《论语详说》、《靖康传言录》等,存词五十四首。其词洗尽脂粉气,多抒受压抑、遭排挤的愤懑。集中七首咏史词,词风豪宕、沉雄、劲健,借历史来讽喻现实,尤具特色。

南宋开国的高宗建炎、绍兴年间,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空前激烈、生死存亡的民族矛盾与斗争,而朝廷内部的主要矛盾则是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政治斗争。首任宰相李纲与李光、赵鼎、胡铨等文臣及武将岳飞,均是站在斗争前列的代表人物。他们虽不以文学而扬名,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不仅奋不顾身地致力于国家兴亡,也以笔作戈,用诗词来表达他们的斗争精神,为抗金救国而呼号,代表着时代的最强音,李纲就是其中最杰出的词人之一。

试读这首抒发作者抗敌救国执着信念的《苏武令》: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鸾

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此词上片怀念被金人俘往北方的宋徽宗、宋钦宗。起三句写北方秋天的萧瑟景象。二帝被俘后音讯渺茫,“驿使空驰”三句写信使、大雁空自往返,却未能带回二帝的消息。“念白衣”以下,回忆自己当日受到皇帝的赏识,叹息自己未能报效这一知遇之恩。下片表达自己为国救民的抱负。“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对战胜敌人,迎回二帝,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此词作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的建炎末、绍兴初。其时李纲遭贬,离开了火热的抗金前线,但他的心仍忧念着民族生死存亡,词中全无沮丧之态,而是充满了精忠慷慨之气,写得沉雄劲健,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前于李纲,词坛上何曾出现过这等英气淋漓的作品?此词堪为岳飞《满江红》的前奏曲,而载入词史。

当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在《词学论丛·读词札记》中评论此词曰:“李忠定纲,忠肝义胆,发为诗余,亦慷慨沉雄。……此词绍兴初盛传。初叙塞上荒凉景象,及国主蒙尘之惨。次叙孤臣报国忠诚及救民宏愿。未叙受知领兵,决心抗敌,必无不胜之理。人则宰辅,出则大将,天下安危,系于一身,观词之吐属,可以识其精忠矣。”

李纲写就的七首咏史词,以所咏时代先后,有《念奴娇·汉武巡朔方》《水龙吟·光武战昆阳》《喜迁莺·晋师胜淝上》《雨霖铃·明皇幸西蜀》《念奴娇·宪宗平淮西》《水龙吟·太宗临渭上》《喜迁莺·真宗幸澶渊》,借历史上几个敢于面对强敌,精神振奋,却敌国存的英明君主的事迹,激励宋高宗克服畏敌心理,鼓起抗金勇气,表现出李纲作为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赋予了咏史词以

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战斗性,词的意志功能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试读这首《念奴娇·宪宗平淮西》:晚唐姑息,有多少方镇,飞扬跋扈。淮蔡雄藩联四郡,千里公然拒拒。同恶相资,潜伤宰辅,谁敢分明语?媿群议,共云旄节应付。 愬于穆天子英明,不疑不贰处,登庸裴度。往督全师威令使,擒贼功名归愬。半夜衔枚,满城深雪,忽已亡悬瓠。明堂坐治,中兴高映千古。

唐宪宗李纯期间,淮西乃唐代方镇,即淮南西道,后号彰义军,为吴元济所割据。元和十二年(817年),宪宗遣宰相裴度督师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生擒吴元济,淮西平。此词即咏其事。作者用史笔叙述并评说晚唐时代朝廷讨伐割据淮西的藩镇吴元济的史实。

这首词实际上也是一首政治抒情词。虽然全词通篇以客观评述的形式写成,并未如其他咏史词一般将作者自己写入词中,但它却极其含蓄隐晦地,同时也是确切无误地表达了作者的主观政治理想。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围困汴京时,作者身为尚书右丞,曾带领京师军民抗击金兵,建立了赫赫战功。但他却因此而被排挤出朝廷,远调太原。临行时,钦宗手书《裴度传》赐予李纲。李纲深为感慨地说:“臣曾不足以望裴度万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扫除;小人在朝,蠹害难去。”可以看出,自比裴度的李纲在词中所寄托的,也正是他所盼望的朝廷能除奸扶正、不再压制抗金力量,使忠臣大将以如裴度那样施展才力,挽救危亡。

从李纲的多首咏史词、爱国词看,其词雄奇壮阔,集叙事性与议论评说的完美结合,无疑直接开启了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人“以文为词”的滥觞与先河。

南北宋之交,空前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批充满爱国激情的杰出词人,使宋代词坛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词人身经丧乱之苦,出于对国事的关心,他们抒写重大题材,词风慷慨激昂,成为上承北宋苏轼、下启南宋辛弃疾的重要作家,其中以李纲、张元幹的成就最为突出。

张元幹(1091—1161年),福建永福(今永泰)人。北宋徽宗时,为太学上舍生。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兵围汴京,李纲亲征行营使抗金,元幹辟为属官。李纲罢职后,元幹亦遭贬斥,南迁后任将作少监。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因“避讒”致仕回乡,退居三山(今福州)。

《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是他于绍兴八年(1138年)写给因上书反对议和而罢职的闽籍同乡丞相李纲的,表达了他对李纲抗金主张的积极支持: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鼙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漫暗涩、铜华尘土。唤起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

此词上片借景抒情,写月夜登楼,怅望关河,深感自己孤立无援;下片回忆他随李纲十年前“气吞骄虏”的抗金斗争,抒发了“要斩楼兰三尺剑,驱逐金兵、恢复故国的雄心壮志。

李纲、张元幹之后,南宋词人创作了许多以抗战复国为主题的皇皇辞章,风格苍凉悲壮。特别是辛弃疾及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辛派词人的崛起,使南宋词坛上抗战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词史上看,词风从北宋的柔婉绮艳一变而为南宋的刚健雄放。从表现个人生活到表现民族兴亡重大主题方面看,最早的词人是南北宋之交的闽籍词人李纲及张元幹。

(作者为福建省文史研究所馆员、闽江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新书纵览

《春秋车战》

赵长征 著 文汇出版社



华夏文明裂变新生的年代,战车是战场的主角。郑庄公以“鱼丽之阵”大败周天子、曹刿论战、齐桓公险被管仲射死、晋文公“退避三舍”……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都与车战有关。春秋时代的霸主们,正是依靠车战夺取号令天下的霸权。本书以《左传》《史记》等经典史料为纲,系统梳理了战车的发展史和春秋时期的战争史,览车兵兴衰全过程,随诸夏命运共沉浮。

《那些动物教我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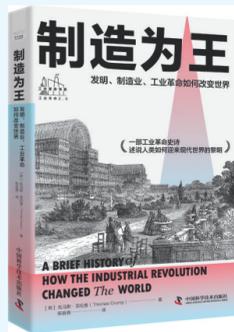
张瑜 著 商务印书馆



即便是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生活细节之丰富也完全超出常人的想象:鸭子求偶炫耀时的热舞表演,暴雨中松鼠妈妈守护幼崽的机智策略,刺猬逃生避险所用的“遁地术”,螳螂捕猎的惊险刺激丝毫不亚于纪录片里非洲草原上的猎豹扑杀……这些现象总会引发好奇,而在持续不断的长期观察中,答案往往能够在不经意间浮出水面,这也正是自然观察的魅力所在。

《制造为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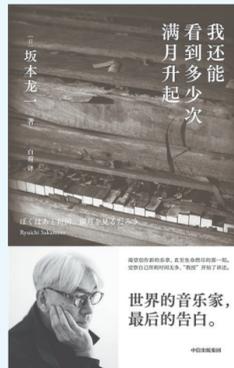
托马斯·克伦普 著 陈音稳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如果我们不了解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所打下的基础,就无法理解我们日渐熟悉的21世纪的世界。从18世纪初到维多利亚时代,世界被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所改变。发明家、商人、科学家、探险家都在工业革命的故事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作者将他们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并说明技术发明、制造业的发展如何将原本相互隔绝的世界,打造成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全球化体系。

《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

坂本龙一 著 白荷 译 中信出版社



在电影音乐方面,他凭借《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获得第37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配乐奖,凭借《末代皇帝》获得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第4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配乐奖……本书是继回顾幼年至57岁人生的《音乐即自由》后,记录坂本龙一暮年足迹的自传。

灯下漫笔

趣谈打油诗

□楚欣

所谓打油诗,指内容诙谐、通俗又不讲究韵律的旧体诗。据说最早的写家是中唐时代的张打油,故而称之。他的《雪诗》这样写道:“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整篇不着一个“雪”字,却让人似乎看到大雪纷纷扬扬的景观。

历史上留传下来的打油诗不少,诸如南宋的福州状元郑性之(1172—1255年),未及第前家里很穷,有年祭灶日,他上街向肉铺老板娘赊了一小块猪肉准备用于祭祀。回到肉铺的老板知道后说:这人穷得叮当响,何时才能还钱?当即前往郑性之家,从锅中取走熟肉。没有肉的郑性之无奈画了一匹马,并题首“打油”味很浓的诗:“一匹乌骓一支鞭,送君骑去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

文章不值钱。”然后把画烧了祭灶。

近现代一些名人也写过打油诗,例如文坛旗手鲁迅。1931年,当时国民党各派之间明争暗斗,非常激烈,却又装出彼此都是孙中山先生信徒的样子,前往南京中山陵晋谒。文的长衫马褂,武的三角皮带长筒马靴。对此,鲁迅写下《南京民谣》予以讽刺:“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三分钟,各自想圣经。”将国民党内部之间勾心斗角、暗地里搞阴谋,表面上又装出一副虔诚谒陵的样子,描绘得十分生动。

再如解放战争末期,1948年8月,国民党搞所谓货币改革,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由于滥发钞票,物价飞涨,金圆券不断贬值,不到一年就废止使用。著名诗人袁水

拍因此写了《咏国民党纸币》一诗予以嘲讽:“跑上茅屋去拉屎,忽然忘记带草纸。袋里掏出百万钞,擦擦屁股正合适。”幽默挖苦之意堪称绝妙。

笔者当时十来岁,记得那年除夕,父亲给我几块压岁钱(金圆券),正月初三我上街买东西,店家却说,这钱作废,不能用了,让我一时目瞪口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袁水拍打油诗中“说金圆券钞票”“擦擦屁股正合适”,可谓实话实说,并不过分。

新中国成立后,打油诗仍时有所见。例如“文革”期间,著名作家夏衍被关进监狱,他模仿清代的《剃头》诗,有感而发地写下:“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由他整,人还是我

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整人》)揭露林彪、四人帮疯狂迫害人的社会现实,同时反映作者身处逆境,却有达观、洒脱的心态。

当然,有的打油诗是一种调侃。诸如:“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过得秋来冬又到,收拾书包好过年。”(明代冯梦龙《笑府》收录这首诗,后半段与社会上流传的略有出入,但意思差不多)表面看,它借懒人的嘴戏说一年四季都不宜读书。但我觉得,可以解读为作者鼓励孩子们读书之余走出书斋玩玩。

孩子们读了这首打油诗,放下书本到户外去玩,玩过之后,又回到室里拿起书本读,并不会荒废学业。

读书观点

读书“三喻”

□向贤彪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是一种“读书”的动物。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知识生产的积累,读书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以往,“读书人”的称谓属于少数精英阶层。如今,在“全民阅读”的时代,读书已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属,而成为大众普遍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然而,读书又是极富个性化的活动,喜欢读什么书,读后有什么感受,完全因人而异。对于读书的功用和获得感,有“三喻”值得我们体味一番。

有人把读书比作“回家”。这个“家”显然不是生活意义上的家,而是精神之家,是心灵之家,在这里你完全得到如亲情一般的抚慰和回馈。作家麦家这样讲述:“那年我患重病住院,手术后恢复得极不好,困顿愁苦到极点的时候,我就读余秋雨的《中国文脉》。当我把注意力专注于那些思辨又知性的文字,细细品读作者关于五千年文脉迁延的见识的时候,心随文迁,情因文移,仿佛感觉到母亲的手在抚摸着痛苦的身体和焦虑的情绪。后来,我每天阅读几千字,一本书读完,渐渐身心平复。”

情的抚慰;诸事不顺的时候,回家安歇可以平息不少负面情绪。然而,物质的家不在身边怎么办?那就从阅读中找家吧!恰如作家毛姆曾说过的,养成读书的习惯,就如给自己建造了一座逃避人生几乎所有不幸的避难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面对坎坷、遇到挫折,从阅读中,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邂逅到不一样的人和事,感受到不一样的人生际遇,掩卷沉思、反躬自省,能让我们少几分“卷帷望月空长叹”的烦恼纠结,多一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定从容,使身心得以疗愈,精神得以修行。手不释卷,持之以恒,饱受书香的浸润,方能构筑起自己的精神家园,让我们驶向无限广阔的海洋,让人生气象万千。

有人把读书比作“串门——隐身的串门儿”。杨绛先生曾这样感悟: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要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请高明,和他对质。好一段风趣幽默的“串门说”,让人身临其境、沉浸其间。

学习杨绛先生的做法,我也去串串门儿。今天去《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中去拜访晋公子。他原本是个落难公子,生来似乎不大在意国君的位置,日子过得且过,流落各国的日子里不时遇险,但只要过了险,他马上就随遇而安。然而在一群有思想的追随者的不时敲打下,以及此后的一个又一个遭遇中,他的眼界平视天下,他的心智大受砥砺,十九年逃难路上的最后几年,一年比一年成熟,一次比一次显出不俗,磨难终于把他打磨成君主的格局。最后,他一举成君,后来还成了各国的霸主。与晋文公道别后,一个强烈的感觉占据脑际,磨难是天然的苦口良药,砥砺是人生成长的阶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个人只有经得起磨难,抗得住打击,才能丰富人生阅历,砥砺意志品格,成就不一样的人生。

有人把读书比作“下锚”。意思是说,书籍是巨大的锚,而你的整个人生,就是一艘大船。你需要巨大的锚,来稳定自己的坐标,抵挡狂风暴雨的来袭;你需要巨大的锚,来保持内心的静溢,积蓄前行的力量。英国女作家摩根女士说,要读多少书

才能抚平心头的求知欲?她的答案是读遍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书籍——一本小说、一部传记或是一篇短篇故事集,大约196本。王蒙先生给书友介绍读书之见:读一点费劲的书,读一点你还有点不太习惯的书,读一点需要查资料、请教他人、与老师朋友讨论切磋的书。他把这种读书的过程,热切地称之为“发现新领域、感受新天地、寻找更好思路和更高质量,使你接受新的洗礼”的过程。

无论是摩根说的读196本书的数,还是王蒙说的“读一点费劲的书”的质,都是构成书之“锚”的元素。正是在一次次与先哲、与大师交锋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境界、视野、心胸,无一不受到熏陶和濡染,久而久之,智慧的光华,就会集聚起所有的生命能量,用自己的光和热,推着自己前进,又给世间带来光明。“一切知,俱于黎明中的苏醒”,阅读带给我们的就是心灵的黎明。

把书籍之“锚”作为人生的“稳压器”“加油阀”,就会看到这样的人生风景——“下锚”时稳如泰山,不惧风浪;“起锚”后乘风破浪,高歌远行。